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臧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所成王至梓材正義曰

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

之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

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

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梓為囑焉善

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

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今此云

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

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  
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昔周  
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效  
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  
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  
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  
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  
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  
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  
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  
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路河濟之西以曹地  
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  
鄰也其地理志鄆鄰之民皆遠分衛民於鄆鄰

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與國否未明也既  
三年滅三監二年始封康以別於其間更遣人

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

定四年左傳祝沍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

詰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邲霍皆國名則康亦

國名而在圻內焉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謚號以

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

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見耳惟三月

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六都邑於東國洛內居

天下土中四方之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采服去王城一千

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成

勤乃洪大誥治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疏至誥

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洶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勩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

以洛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管

及獻上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舊傳云四年

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管成各已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成誥侯丁明堂之位即云頒

度董而天下大服云云六五制禮作樂是六年已  
有明堂在谷也而朝諸天言六年已作洛邑云云

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  
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

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曾集正義  
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  
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

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  
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

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  
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

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

高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  
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上中者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  
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  
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可  
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上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  
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  
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

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  
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

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  
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

王老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

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謂方伯使康叔為天子  
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為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克慎罰

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

慎去刑罰以爲考首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

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三邦以修

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

邦皆以修治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我西土岐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

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人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是次敘皆文王教

乃

寡兄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

道故汝小子封得

**○**

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

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

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

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

況貴強平其明德用可用勸可勸其慎罰威可威

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

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

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

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躬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

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

有以故以文王之教故也亦亦有之兄武王也

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此小子封故思在東

東

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慎罰既用命武王  
無所復知以為勉行所以此人法之傳周

教訓正義曰以日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

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

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

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

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

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

毋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

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躬亦有牧伯四代

皆通也非如鄭立云躬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

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

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摠告諸

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  
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

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

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可，用劾，可劾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舉

可劾，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

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力命之殺兵，勝者禮

殺也。我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惠勝。文王以伐

事未卒而言殺兵，勝者謂三分有二為滅，初之資

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今民將在祗適

乃文考。緒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此。循汝文德

言以為。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

政教。求殷先哲。王受之。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宮大遠求商家考老成人  
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

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又用告民  
引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天不命于德則王命

封汝武王命德德則王命

王命言我德德則王命

服王命德德則王命

先王命德德則王命

天王命德德則王命

則王命德德則王命

見廢常在王命 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爲政教也 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  
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考孝成  
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  
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  
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爲順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劓哉 惇瘝病  
德也 治民務除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

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難安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爰民

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不在大起於不在小

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躬民

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

之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弘王道安躬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

順天命為民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

正義曰所日新之教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勸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堯舜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對安也安之饒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安怨不在事太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懼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今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於汝消  
忍若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矣王道  
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賜民不但汝身所當行  
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行汝身所當行  
痛至我言一正義曰同聲類聚痛故惟痛也涼  
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  
如曰病也之而言勸故知勸行我言也鄭玄云  
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鄭玄傳



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以正

義曰以致怨謂由失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在大起於小言其初

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亦所以惟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其怨自

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人必勸明之欲其重慎

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武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

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狂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殺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以王曰嗚呼封

正義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善

而玉言曰嗚呼封又當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

犯意意者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

行用犯汝如此言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

刑刑不可殺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身之乃惟過誤

即刑不可殺當以罰者論之以誤故也王曰嗚呼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敘是男惟民其勅

懋和民既乃其若有疾惟民其畢奔走惟惡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愛

惟民其盡并惡修善矣

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  
非汝封刑人殺人

無或刑人殺又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自剗

人刺殺鼻取截耳刑之  
無或剗刑人

之助不將已取用之  
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

政不可以濫刑而三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  
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即則民服惟民

服從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  
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

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  
治為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

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監刑人  
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剗則大無以得故而有

所監劓刑人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其善。人之有惡化之。

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正義曰：既去惡

乃須愛養之為善，全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

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正

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監其刑。

即墨劓刑官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刑者，周官

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

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

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

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士諸侯奉王事，故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

刑罰有倫理。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者兼用之。

不敬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身得其

乃大斷之言必反念王曰外事至要囚正

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王曰言不盜刑不但國內

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當布陳是

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躬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

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

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

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

我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此當

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

既衛居躬墟又同承於躬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

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辭而躬有故事可兼

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此正義曰言要囚明取

為法也傳要囚至是正此義曰言要囚明取

設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  
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  
言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躬彝

陳是法也其刑罰

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

美且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乃汝盡遜曰

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百次敘惟當自謂未煩事

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

之所知欲其明成王命已之款心

王曰汝至乃知正美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

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  
事其刑法斷獄用躬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所  
辨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  
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汝不依  
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敏德當自正曰未  
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心乎  
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心最  
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  
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不專罰蘇  
躬擗即上躬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據臨  
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正義曰此言我我  
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  
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  
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  
款曲之心迷康叔為言故云凡民自得罪犯攘  
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顯越人於是取貨

利啓不畏死罔弗慙

啓強也自強為惡而不思死也人無不惡之者言常當

絕

凡民至弗慙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

之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

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

此為人所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

耳

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

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

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

故也

傳啓強至絕之

正義曰啓強也於盤庚

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

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

孝不友

本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



友  
子弗抵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

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

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友不慈弗友不恭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彛彝大泯亂

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言常刑此亂五常者無得

赦

王曰封元至無赦

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

非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

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交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

能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

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

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

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

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

有作姦究大惡黨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  
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  
言父母同於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  
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  
為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  
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  
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  
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  
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  
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  
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天無則焉不在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  
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  
則有不和詈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

乃於命歐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 傳於為  
至不慈 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抱

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  
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

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 傳於為至不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

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  
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

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  
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

孝先言子於父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  
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

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  
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 傳為人至不友 正義

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子

罪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躬亂而言斯

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踈人相督率

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戛矧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惟外庶子訓人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况在外掌衆子之官

主訓民者惟厥正人而親犯乎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

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懃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  
惟我亦惡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

君惟長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  
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乂

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

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

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

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懌

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

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

試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  
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至於訓民惟其正官之  
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  
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曰乃當  
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  
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  
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  
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  
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  
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  
爲威暴惟爲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  
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  
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  
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  
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夏  
常至犯乎正義曰夏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

夏爲常也迷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傳為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能治家人之道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

人悅澤

汝德也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

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

則罔政在厥邦

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

訓之則無善

王曰封奕至厥邦德刑事終而摠言之

正義曰既言政在其國

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斷以言白我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

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

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

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

傳治民至其國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未  
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  
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  
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爲無吉涼也

王曰封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我不可

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

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厥心迪屢未同

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

言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

我我其不怨求汝不治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

民猶有罰誅不在多

大況曰不慎罰明聞

王曰封子至于天

正義

於天者手言罪大

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

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教故王又命之曰封

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

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

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

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

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

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其

明聞於天是爲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爲

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

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傳假令至之

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爲總說所以不安猶未定

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

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正義

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正義

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

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

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

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

罪大為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彛言當修己以勸無為可怨蔽時忱丕則敏

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信則人任焉敏則有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王曰嗚呼封至暇

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勸哉無為

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快斷行是誠

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願

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

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

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

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

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

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王曰

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王曰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予常絕以民安則不

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

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不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高乃聽

念

用康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王曰嗚呼肆至

德之言以安治民乂民正義曰

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去  
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  
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  
不念若享有國上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  
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  
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取殄即享有國土也服  
行之命謂王若曰往哉封勿替勗典汝往之國  
德刑也

常法聽朕告汝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  
言即汝乃以殷

民世享國王若至世享  
正義曰以須高

福流後世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

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勗之常法即聽用我語是  
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享國而言不絕  
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  
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

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

若效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化

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

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

其事而言之欲今明施大教命於此是乃穆考文王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

肇國在西土

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厥誥始國於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苾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惟天降  
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

惟天下教命始於我天知作酒者惟為祭祀

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越尖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

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王若

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

酒者以妣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  
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

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  
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

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  
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  
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  
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  
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正  
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  
與妹一也故妹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此但妹為  
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妹之東矣妹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鄰也妹屬  
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  
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  
為妄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  
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  
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  
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

生皇僕為昭皇僕生先弗為穆羌生毀榆為昭  
毀榆生公飛為穆公飛生高圍為昭高圍生亞圍  
為穆亞圍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直父為穆直  
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  
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  
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  
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邕霍等十六國亦曰  
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  
邠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  
西土西土岐周之穆者據於本先言始謂初在  
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  
為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聲國有西土傳文  
工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勤慎故曰善慎其  
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極時為士則卿  
夫夫俱在內少正御帥事以其早賤更別目之朝  
夕勅之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

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

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者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竟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祀大也

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亂以元為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禮曰民自飲酒致亂

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止言天之教命今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義曰小大之國謂

諸侯之國有小大也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

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推行文王誥教小子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有正有事無彝酒治小事謂下羣吏教之皆

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

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善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

小大之人皆念德文王至惟一王戒酒以為正義曰前文

則有滅云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正官下有職

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

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

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傳身自教之

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

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睿精用祖考  
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  
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  
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  
其酒其民及在位者不問貴賤皆然也至成王  
爲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惟正義曰知小子  
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  
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謹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  
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  
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  
至至醉正義曰以述士文內外雙舉此爲小子  
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  
康叔爲國之事故摠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  
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

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  
德自稱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  
眾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眾  
國也 傳文王至心善 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

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 妹土嗣爾股肱純  
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今往當使  
妹土之人

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  
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  
珍異孝養其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 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  
自絜厚致用酒養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

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此

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

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汝

康叔以君義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

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汝能以進老成人爲

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在天  
其大德而信之長不見其在

妹至王家

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

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當自之法

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  
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  
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  
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先  
絜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  
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疏衆  
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  
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  
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  
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  
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  
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  
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  
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  
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  
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  
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顏氏云  
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  
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  
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  
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傳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  
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  
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眾  
伯至違犯正義曰眾伯君子統眾士有正者經  
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  
乃及庶士眾伯君子傳汝大至君義正義曰

釋沽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互矣 傳我大至成矣 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 傳能考至之道 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志在於王 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文我

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

至于今克受勗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文至于今能受勗王之命

至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六王本

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

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勗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

曰棊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

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彛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殷先  
智王謂湯蹈道

畏天明  
著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  
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惟殷  
御治

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  
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

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  
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越在  
伯諸侯之長言域化湯畏相之德越在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讓宗工

於在內服  
治事百官

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

越百姓里居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

田里

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服自外

里居皆無敢沈酒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勸法亦不暇飲酒

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抵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樹法

其身正不

王曰封我闡至抵辟

正義曰以周令而行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

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云得失而爲戒王命之曰封我闡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

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爲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

猶保成其王道畏勸輔相之臣其君旣然惟躬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  
俟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  
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  
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  
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  
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  
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傳聞之至小  
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  
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  
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  
著小民傳能常至為非正義曰德在於身智  
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  
湯後皆爾傳惟於至逸豫正義曰此事當公  
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  
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傳  
崇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劇集

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  
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

義曰：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  
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爲蕃

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故皆是  
見偏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

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  
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

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  
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

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  
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

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靡尹及惟亞言  
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爲官

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

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憂

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

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

於酒晝夜不念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

能畏死言無忌憚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

罪人在都邑而任之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外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

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

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

為天所亡天非虐民紂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惟民行惡自召罪惟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

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  
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  
顯明之德於民所勅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  
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  
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  
死聚罪人在商邑而在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  
不忿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  
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  
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以自召  
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  
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聞亂之政也紂  
意謂之爲善所勅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  
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  
也傳紂大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爲大言紂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

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湮用者解經之自定本

作自俗本多誤為嗜傳言凡至召罪正義曰

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

誥汝我親行之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

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紂無道墜

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一監撫于時失天命我其可不

文視此為戒撫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

安天下於是陳朝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

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

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必之也所

三

三

三

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  
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  
故今躬紂無道遂失其天命我其可予惟曰汝  
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劾忠殷獻臣

劾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

侯甸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

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沙矧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

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

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  
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

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  
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

○疏曰躬之存亡既可以

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躬之善  
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况已下太史所

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  
之卑官猶尚固慎况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服行美事道治

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况惟所敬順  
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

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  
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况汝又能剛斷

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 傳劾固至用之  
正義曰劾固釋計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

况此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  
通於下皆固慎 傳侯甸至賓友乎 二義曰大

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  
 典以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  
 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  
 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  
 實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  
 即上經躬獻臣也百算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  
 史也服行羨道服事治民即上侯之身事知服事  
 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  
 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  
 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  
 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  
 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闡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  
 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  
 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  
 話又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  
 諸侯之二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

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外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今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自劫法躬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摠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也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必紂日



乃沈酒於酒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惡俗故必

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用我教辭惟

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疏或至于殺正義

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

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躬之蹈惡俗諸

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比明

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

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

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

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躬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

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

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人有此明訓摠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

潔靜王曰封汝典聽朕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辭

乃司民酒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王曰

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之吏若宰人者沈涵  
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 梓材第十三

梓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疏**

傳告康至治材正義曰此取下文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  
杵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情因以  
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  
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由在於外室摠於家猶  
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  
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

以厥庶民既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  
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  
汝若怛

越曰我有師師沙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司徒  
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

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  
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劭勞

肆徂厥劭勞亦其為君之道當先劭勞民肆  
故汝往治民必劭勞來之

往茲宥殺人歷人宥以民當劭勞之故汝  
往之國又當詳察茲

宥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  
人有所寬宥亦所以劭勞之 肆亦見厥君事

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  
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賊

人者當

**疏**

王曰至人宥

正義曰

三曰封汝為政

寬宥之常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勤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勤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勤勞之又以民須勤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為勤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也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  
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  
之即君所遠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  
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  
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  
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  
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  
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  
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  
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  
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  
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  
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  
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  
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  
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

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即上民事三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子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來之。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勸勞。故往必勸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勸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勸勞也。其實茲宥不殺人者，殺人亦是茲宥，但重言而別其文。茲宥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行察寬宥以爲勸勞之。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止於無過之也。

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  
上厥君始終相承於茲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

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  
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

者開置監官其治  
爲民不可不勉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劓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  
相虐殺至於劓養寡

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  
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王其效邦君越

御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  
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

可不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能

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  
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疏王啓至攸辟正義  
曰周公云所以劓焚



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共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  
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  
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勘養寡弱至於  
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  
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  
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  
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  
道而治之如此爲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 傳當  
教至冤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  
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  
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  
非開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  
故此 傳王者至不勤 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  
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即是  
王使存省侯伯監治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  
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

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暨茨

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暨茨蓋之

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

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

**禮記**曰惟

至丹腹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

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苗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暨飾塗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梓爲器已勞力

模治斷削其材惟其富塗而丹漆以朱牖而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洽傳爲政至後洽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踈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畝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摠是以物塗之涉謂蓋覆也器言塗丹牖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牖牖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今王惟曰有青牖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言文武也勤用明德懷遠

為近波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東方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

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

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

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疏**  
今

至保民 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  
遂有摠結固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  
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  
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以  
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爲兄弟  
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  
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  
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  
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  
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天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  
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  
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  
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

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

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

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衆國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

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

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

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子曰有先後謂於

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速拓疆土沈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